

# 评画论美集

顾家彝 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译丛



美

集

沈从文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评画论美集 / 顾家彝编.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2.6

ISBN 7-5314-2997-7

I .评… II .顾… III .①绘画－艺术评论－文集②绘画－鉴赏－文集 IV .J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3022 号

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9.25 插页: 8

印数: 1—1,000 册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选题策划: 吴成槐

封面设计: 张广茂

责任编辑: 刘志刚

责任校对: 张孙玉

冯少瑜

版式设计: 刘志刚

---

定价: 28.00 元

此書亦  
多有新  
見

先生同之。因函向出西京，得辱賜信，並請教書。先生  
如初一報，即托餘叢書，又心念舊事，詩多知悉。時為  
歲寒，性喜茶，但予近乃奉弦管，耽畫新詩，所作少。  
此亦私矣。當至末次，字并略，不取。近聞我門  
形參林莽，才使汝生有設折力。我对于这方面的意见是  
觉得简单而不深，只浅尝辄止，未敢有所造就。幸承不  
以鄙薄，<sup>并</sup>且富于内容，因为内中尚有好的记录，  
一者为集，再者对书。  
特此敬候。盼早归上工作！祝好。

(—)

王  
大  
台  
村  
宣  
德  
年  
歲  
豐  
登

廿二、列女传智者中三连灯  
这三盏灯是历代灯形，有昭示历代灯事，然而  
多结合著谜语，你自己既可悟得，也可考究，甚好。  
该书时至易得用，对于读者也该得到。是件知  
识，不在于用智慧代替了它。这出作些些相当  
费事，但必须你麻烦，你才明白灯的象征历史，这  
它时才不为研究史家所轻视！

六 摆物圖形錄  
七 紙宮名畫冊  
八 華灯傳宴尚  
九 汉室尚  
十 楊家花園

五  
主  
帝  
京  
景  
物  
考  
附  
故  
宮  
大  
事

二右軍御覽  
王右軍廣記所抄  
宋高宗皇帝御批  
宋高宗皇帝御批

久缺，今以丰富为尚。因为内中均有灯船记载；  
一节方集，或略略其事。特相教多，附列星上元观灯事。  
名灯游次，附有

形参材料才对读者有说服力。我对于远方而是的  
情形深恶而痛疾，只浅尝识出些，如政治、经济、社会等，参预以下。

宣委同志：阅读分送四言得见赐信，并报读等事。

十六 滅口人形灯座

廿一 汉钢制羊鹿……等灯，又

又陶制西王母灯，刀削出土。一  
又佳枝竹编盒，故窑。

**又** **石** **刻** **灯** **樹**

又隋鑄陶就形灯  
瓶室

又宣白瓷灯

又琰子京宦焉善谱诗灯  
又南归聖典中诗灯 琰子京

廿三  
核稿  
原由  
打草

廿二 到文紅幫營中三連燈

结合着读，你自己既发懵，博得些空虚的快感，同时文与字并用，对于读音也就得特别注意。

事，但必需不怕麻烦，你才明白灯的

卷之三

(二)

諸侯家有

悠久中流的次代制瓦用玻璃灯和玻璃灯不是事

矣。宋代才开始有玻璃灯。晚唐时玻璃灯角灯

和料丝灯。……总之这个向壁相当珍稀。你有

鲁题研室。似乎一面把雕刻的文笔除尽，一面

并把材料一一整理出，根据这些材料写个

文章。内容一定扎实丰富得多。欢喜拿出以，我再

为你看。易经提幾十种材料，太粗糙，差不多少

了。诚然立一个小组，你一下看，若有兴趣，将来

着手研究，白璧、碧玉相配，你见制材料太多，话多，不易

为你的易经提幾十种材料，太粗糙，差不多少

了。诚然立一个小组，你一下看，若有兴趣，将来

着手研究，白璧、碧玉相配，你见制材料太多，话多，不易

为你的易经提幾十种材料，太粗糙，差不多少

了。诚然立一个小组，你一下看，若有兴趣，将来

着手研究，白璧、碧玉相配，你见制材料太多，话多，不易

为你的易经提幾十种材料，太粗糙，差不多少

了。诚然立一个小组，你一下看，若有兴趣，将来

着手研究，白璧、碧玉相配，你见制材料太多，话多，不易

为你的易经提幾十种材料，太粗糙，差不多少

了。诚然立一个小组，你一下看，若有兴趣，将来

宋人苏轼集  
斐诗  
碑子  
碑子  
碑子

宋人苏轼集  
斐诗  
碑子  
碑子  
碑子

年譜  
子

### (三)

- 十八 宋徽宗刻狮子 清善上师子  
十九 清乾隆皇帝御制玻璃狮子 正坐玻璃瓶出  
我将于正白壁，并不研室。只是随手就忙制的等  
至去年未被选也。玻璃壁不送大量材料，但引学者就  
法室的艺术，容易商量！  
并奉高僧。

沈周

廿九

### (四)

## 序《评画论美集》

邵大箴

顾家彝同志的美术评论文集将要出版了，他让我写一篇序言，我很高兴。因为在我们的同行中又有一位能够出版自己的文集的了。大家知道，全国从事美术评论工作的人并不多，尤其是搞了几十年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但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同道，除了名声很大的几位外，要出版一本文集是相当困难的。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明白的，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不公平。因为我们美术事业的繁荣，少不了美术评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他们的研究心得，他们写的文章，不论对广大群众还是对从事美术创作的人，都是有帮助的。即使有些观点有争论，有些理论见解不成熟或还在探索之中，发表出来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也能起到活跃美术界学术气氛、激活大家思维的作用。很难想象没有理论观点、没有评论的美术界将是什么样子！“文革”时期美术界“万马齐喑”的景象，今天回想起来，仍然使我们心有余悸。

家彝同志是五十年代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的毕业生，在美院他除了认真学习绘画实践的知识和技巧外，对美术理论也很感兴趣。常听在中央美院教授艺术理论的王朝闻、蔡仪等诸位先生的讲课，密切联系创作实践，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也帮助同学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文艺观。家彝同志除了有这方面的收获外，还有不同于其他同学的收益，那就是从这些理论家的讲授中得到启发，如何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这把刀，去解剖当前的美术创作、美术现象。六十年代，当他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又得到沈从文先生的指点，在研究态度与方法上受到不少教益。家彝同志做美术评论工作有自己的优势，他的知识比较广博，从小受家庭影响，爱戏剧、音乐、电影和民间艺术，还喜欢读“闲书”；他的性格直

率，爱对周围的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都是促使他从事美术评论工作的原因。

严格地说，家彝同志是在编辑和作画之余做美术评论的，其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可是他以苦为乐，把写评论文章和自己的艺术阅读、欣赏以及审美享受联系起来，在他那里有的是平常人的心态和放松的心情。他的文章是有感而发，对美术现象和作品直抒己见，不拐弯抹角。对漫画作品的分析很中肯，关注到内容和形式语言两个方面。有关民间美术方面的评述，也很到位。此外，他本人搞创作，懂得创作的甘苦，对作品有中肯的分析。读他的文章，有个突出的感觉，他立场鲜明、对歌颂真善美的艺术热烈赞扬，对宣扬假恶丑的东西予以抵制和批评。还有，他对民族传统和民间艺术充满了真挚的感情。文章短小精悍，论述深入浅出，文字生动活泼，可读性强。家彝同志写的这些文章和他几十年来所做的其他工作一样，都是着眼于人民大众审美水平和文化艺术素质的提高。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相信会得到读者们的积极反应。

是为序。

2002年3月5日于中央美术学院

## 真知灼见 良言上策 —读《评画论美集》

李维世

顾家彝先生是我的学兄和朋友，我对他很敬重，早在1952年就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他品学兼优，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毕业后在《河北画报》当编辑，后又到华北电力大学作主任编辑。他不仅培养和扶植了许多美术人才，而还是一位有真知灼见的美术理论家、美学家和美术教育家。对民间美术和漫画及青少年的美育有精深的研究，做过大量的工作，写了不少文章。河北美术界的许多老同志，无不晓顾先生，一些画家称他为“恩师”，终生不忘。一些民间老艺人也衷心感谢他对民间艺术的关心爱护。认为像顾家彝先生这样热爱民间艺术的理论家不多。

在近五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他撰写和发表了许多美术、美学、美育的论文，还有不少札记、随感、游记、画评，现在要集结出版《评画论美集》，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为该书题写了书名，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一件事。这既是顾先生大半辈子从事艺术工作的总结和回顾，也是对艺术和教育事业的实际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认真研读这本专集，一定会给读者许多启迪。“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好好看看顾先生的文章，会明白许多深奥的艺术问题，会让青年学生少走许多错路和弯路。这本书既有对艺术本体规律的总结，成功的经验，也有对不良艺术思潮的批评，还有对青年学生的真诚劝告和殷切希望。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非常实际的实用价值。

凡学艺术者，不可忽视前人的经验教训。著名美学家叶燮(1627—1703)讲：“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

力则不能自成一家。”(《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309页)又说：“才、胆、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鲁莽，为无知。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混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若在骚坛，均为风雅之罪人。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快”。这些精辟的论述充分说明了“识”的重要性，只有“心明”，才能“眼亮”；只有“眼亮、眼高”才能“手高”。读顾家彝先生的《评画论美集》我认为最大的感触是他在美术、美学、教育问题上有许多真知灼见。他的观点不仅深刻正确，而且辩证全面；不仅坚定自信，而且能以理服人；不仅真诚善良，而且生动有趣。让人感到轻松愉快，深入浅出，言简意赅。这些真知灼见是无价之宝，对艺术是本体客观规律的总结，对青年学生来讲，是良言上策。凡是想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的画家和青年学生，应该好好读读顾先生的这本专集。

在艺术思想上，他始终坚持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现实主义和唯物史观。他认为“艺术家是人民的公仆”；“艺术活动和艺术创作的终极目的，不能满足作者的孤芳自赏，或是让作品束之高阁，而是要让公众去欣赏、去评说、去喜爱”；“没有思想深度的创作不可思议”；“缺乏理想的作品，艺术容量势必不会太多”；“形易神难”；“艺术手法上的含蓄，决不是含糊”；“击中时弊是漫画的本色”；“讽刺≠幽默”……

他主张“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但他坚决反对那些急功近利、晦涩难懂的所谓“新潮艺术”。对青年画家，他抱有厚望，非常关心。真诚的劝告青年学生，不要盲目介入和崇拜西方“现代派艺术”，他说的非常真诚与实际：“没有功底、学历和建树，便没有资质去画前卫和抽象的东西，不是不能画，也不是不敢画，实在是公众不承认”。他主张要扎实的苦练绘画基本功，要遵循基本的艺术规律，反之，“把绘画技巧过分简单化，故弄玄虚，必然脱离人民，脱离社会。”他认为“青

年画家应独立思考，有自己的独特性”。“艺术贵在独创”。他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批评非常深刻犀利，就连立体派的大师毕加索，也敢于批评，绝不人云亦云随大流，他说毕加索的画“难以理解”、“观后并不愉悦”。他批评德国表现主义绘画“晦涩难懂”。大师为什么不可以批评？难道就十全十美？这种直言不讳的品格是非常可贵的，我国画坛就缺乏这样有独到见解，敢于实话实说的人才。

在艺术教育上，他也有许多真知灼见，他说：“缺少艺术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艺术教育不是游戏，本质上是一种有目的、有效果的熏陶”；“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最终的目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造潜能”；“艺术教育的作用，主要是审美，要促使青少年懂得美、热爱美、追求美、创作美、捍卫美”；“学生的艺术兴趣不是天生就有的，是可以培养和转化的”；在儿童美术教育中，“要善于培养和保护儿童的童心童趣”；“美育主要不是要培养少量天才，而是要提高全体儿童的素质”；“过早捧为天才、弊多利少”……

作为美术理论家，他有丰富的知识，有许多真知灼见，并且敢于直言。这是具有深刻认识的结果，也是具有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顾家彝先生的有些论述，非常犀利深刻，对青年学生的一些不足和偏颇，批评得也很尖锐，“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反之，对青年学生一味吹捧，怂恿青年画家去随心所欲，实则害了青年。在这样的背景下，顾家彝先生的一些真知灼见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他还写了不少游记，这些游记融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典故、轶事趣闻于一炉，文字精美，别有情趣。读读这些游记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自然美的体察，还能陶冶人的情趣，返璞归真，热爱自然。

顾先生的画，自然朴实、情真意美，有感而作，品位高雅，不媚不俗，是他艺术思想的反映。有其人才有其文，有其文才有其画，文和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这就是他所走的路。

顾家彝先生主张轻轻松松评画论美，不要板着面孔训人，最好是促膝谈心式的，在聊天和谈笑之间，把许多基本的美术理论深奥的美学原理谈透彻，讲明白，我很欣赏这种文风，这本专集就有这些特点，我想，这一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2002年2月26日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 自序

顾家彝

我自幼喜欢艺术，受北平大学学戏剧的母亲顾曼侠的影响而接近艺术，几乎对所有的艺术都有兴趣，喜欢画画，弹琴，也刻过皮影玩，对前台后台都感兴趣，后来又爱上电影，读闲书杂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学绘画，聆听徐悲鸿院长的教诲和美学家王朝闻、蔡仪先生上大课，是我最初受到美术评论和美学知识的基础教育。作为美院学生，教学上要求必定首先要精而专，对于绘画，基本功要求则相当严肃、严格和严谨。韦启美、李斛先生教素描，反复讲基本形、明暗交界线、体面关系，整体与细部的关系，董希文先生教油画课强调光、色与造型的关系。创作实习，深入生活，希望关心群众，要像老大妈那样东管西问，对于艺术创造要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强调领悟与独创，艺术上更多的是靠自己去想，去干，去闯。

我认识沈从文先生是在六十年代。李之檀是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同班同学，他分配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我到了河北。1962年春上的一天，在东单那条胡同平房宿舍门前，见到一个衣着极其朴素、个子不高的中年人，眼神里泛着文睿钟毓的秀气，李之檀介绍说，这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

第二次是有目的地拜访沈先生，地点是在天安门里博物馆西庑平房内。当时，我在天津《河北美术》月刊作编辑，按省委宣传部长远千里要求，办刊物也要像搞创作一样，办出特色，即文图并茂，雅俗共赏，于是我研究民间美术并开辟专栏，广为涉猎：天津泥人张彩塑，杨柳青、武强木版年画，蔚县剪纸，唐山皮影，砖雕，木雕，灯笼王，面人汤，或约稿，或自写，轮番面世。因带着研究民间狮子造型和灯彩的主题性学术问题求教，沈先生接待我热情仔细。黄永玉先

生刚刚从香港到美院来教我们版画，他影响我最深的名言是要像吾人饮食一样广为吸取艺术营养又要反映出一个方面的特色。后来他弟弟黄永厚就在我们班上一起练素描。

他们是湘西凤凰，我是湘东醴陵，亲不亲故乡人。沈先生不仅是大文学家，也是大学问家，谈及民间美术如数家珍，对于龙凤狮子造型从古至今，从宫廷到民间，说的有板有眼，头头是道。两个多小时谈话，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由于我正在研究民间灯彩，天津华锦城正是研究之重点，先生对传统灯彩的艺术也很有研究，整个谈话好像很有准备似的，其实他完全是书读多了，即兴应付而已，是知识的渊博，长期积淀的结果，对待年轻人的来访又是那样的平易近人，那么热情周到，先生的作派真投我脾气，满足我的渴求，相见恨晚。

别后我与先生写了封信，不料他回信有四大页之多，随手开了一大串参考书目，勉励我要认真下点功夫，抓住一个选题不放松，扎实努力干出成绩，还说“文章写出后，我再为你看看”。殷殷之情，谆谆之意，跃然纸上，遗憾的是，在历史长河之中，从此我再也没有与先生联系，建树甚微，愧对先生了！

我从小就喜欢对身边的新鲜事物发表意见，后来集中表现在看画展，观演出后写写美术评论、观后感，有时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有坚持己见的想法，有发表意见的欲望，有了看法就想要表示，要求发表，大概这是评论家的幼年期一种可贵的冲动，但这种冲动不一定适合当画家，画家主要是画好你自己的画，据说这也是画家和评论家二者很难兼于一身的缘由之一。自己不好评论自己的创作，正如剑刃不能削自己的剑把一样，且由公众和评论家去评说。

“文革”时期在河北省直学习班，尽管空前紧张，后来也有间隙余暇，那时无甚文体活动，有的是神聊足侃，与众画家、摄影家、群艺家和编辑们神聊是一种放松，一种交流，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享受，有的称我为“画、写、编于一身的评论家”，发行科长敦千认为我读书多，懂得杂，见面就喊我“杂家”。

我喜欢轻松愉快地接受美的熏陶，既然是这样过来的也只好这样回报公众，在轻松愉快中阅读，不费力气地欣赏，在逍遥自在中得到美的感知，美的享受，果真形成这样的一种境界那才真好，而首先必定要有真知、真灵和真觉。所谓以美的艺术去引发道德的完善，谓之“美善相乐”，于是，真、善、美就将臻于一体了。

回顾我几十年来在艺苑中徘徊，为文为艺随遇而安，像是被人牵引着走自己的从艺之路，六十年代研究民间美术，采风、发掘、整理、评介是社会时尚也是自己的乐趣与追求。八十年代初河北省群艺馆、省美协调我参加全省普查、发掘、整理展品赴京、赴日本的展出的经历，促使我对此兴趣一发不可收。随后参加电力部文协的版画讲习班，促使我钻了好一阵水印木刻，后又转入水印纸版；1999年参观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促使我画两个月云南旅行写生，成为刺激我永不息肩的一个绘画契机；没有《保定日报》为我开辟“家彝游记”专栏，我写不出那么多有感而发的游记；没有《北京铁道报》主任编辑侯瑞兴代表领导邀我撰写一连串的“漫画赏析”，还最好是我自己广为搜求，选定漫画作品，也就不会有十数篇漫评问世。可见，本书虽是我几十年来一点文笔心得，也是众师友鼎力相助才上一个又一个艺评台阶。

艺海无边，文途漫漫，起伏曲折，去日苦多，在同道亲友鼓励下，希望我编一本美术评论集以飨读者，回顾我自《河北画报》当编辑起，四十多年以来，为报刊写了一些评论和散文，以今人眼光看来，三十年以前的文稿，多已不屑一顾了。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只好撷取近十年来为主的一些文章(附图)奉献给读者。一是向行家里手竭诚汇报；二是献给广大从艺的新秀们，希望你们从中获取一点有益的养分，也算是学习《艺术概论》、《中外美术简史》、《美学基本知识》等课余的一点补充；三是立足于为广大读者公众服务，人们的情况各不相同，对艺术的感受和需求也千差万别，尤其是对美术正统创意缘分较远的读者，也不妨看看《漫画赏析》、《室内装饰尘谈》、《民间美术》和《旅游篇》，但愿把目光引来，并不虚此行。

## ● 评画论美集

对某些深奥玄妙的美学理论，不着边际的海外奇谈，极其时髦的新潮文章，有的我读不懂，既不能不懂装懂，也不愿读懂，总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但求论述一些身边的实际，有所启迪，就是万幸！再一次感谢诸路艺术家的辛劳和帮助。本书如果对广大公众能带来某方面的一点效益，给世上留下一道论美而有趣的痕迹，尽管是很小的一点点，就是我最大的满足，还望读者诸君毋吝指教是幸。

2001年秋日于保定



作者：顾家彝 字仲铎，湖南醴陵人，1932年7月出生于北平，195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历任《河北画报》美术编辑，华北电力大学校报主任编辑，湖南娄底师专兼职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美协美术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保定市城市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等；长期从事版画、国画创作，及美术评论和民间美术研究，经常在各级报刊发表作品，并在高校讲授《美术概论》等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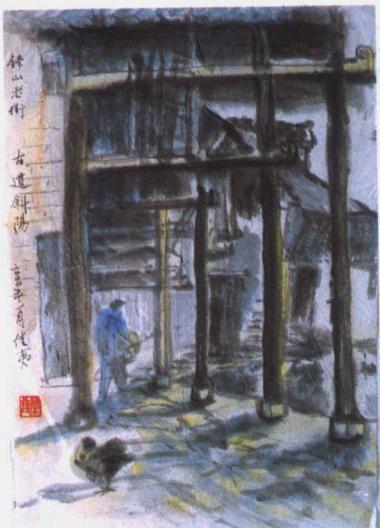
# 家彝国画写生



通往遵义之路



夏日（湖南醴陵写生）



铎山老街 古道斜阳



鹤庆民居



傣民之家